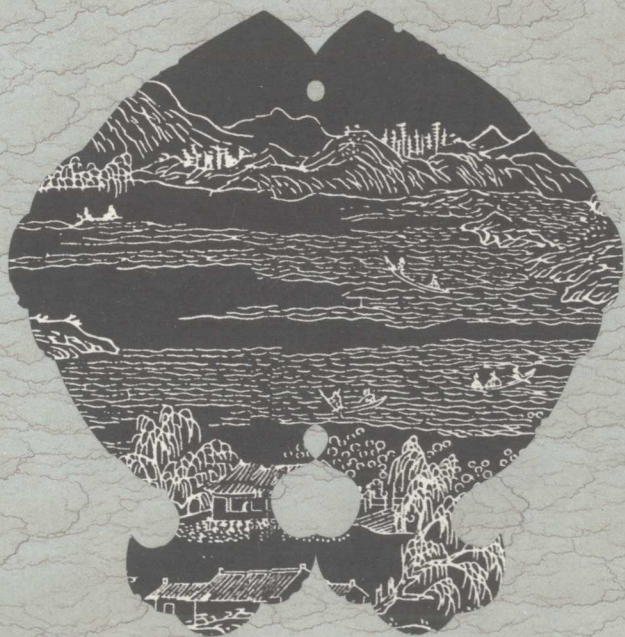


南京稀见文献丛刊

后湖志

(明) 赵官 等 编纂



南京稀见文献丛刊

后湖志

(明)赵官等

编纂

点校 吴福林

审校 濮小南

南京出版社

南京稀见文献丛刊

【南唐书】（两种） （宋）马令撰 （宋）陆游撰 定价：50.00元	【后湖志】 （明）赵官等编纂 定价：60.00元	【献花岩志】 （明）陈沂撰 【牛首山志】 （明）盛时泰撰 【栖霞小志】 （明）盛时泰撰 定价：30.00元	【覆舟山小志】 （民国）汪阊撰 【梁代陵墓考】 （清末民初）张璜撰 【六朝陵墓调查报告】 （民国）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 编辑委员会编 定价：60.00元	【南京概况】（秘密） （民国）书报简讯社编 定价：60.00元
---	---	--	--	--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有关南京玄武湖的一部重要方志文献，书中记载的内容涉及玄武湖历史、人物、建筑、黄册、诗词以及诏令等，对研究明代黄册、人口、土地、赋役，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责任编辑 陆永辉
封面设计 杨 苒
版式设计 毛晓剑

《南京稀见文献丛刊》学术顾问

茅家琦 蒋赞初 梁白泉

《南京稀见文献丛刊》编委会

主 任 汪振和 李海荣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鹤 卢海鸣 李海荣 吴福林

汪振和 虞壁平 濮小南

丛 书 主 编 李海荣 汪振和

执 行 主 编 虞壁平 卢海鸣

执 行 副 主 编 王 鹤

总 序

南京是我国著名的七大古都之一，又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 24 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有将近 2500 年的建城史，1700 年的建都史，号称“六朝古都”、“十朝故都”。南京的地方文献是中华历史文化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民风民俗的重要资料。按照南京市委、市政府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的要求，配合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深度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做好历史文献整理出版工作，不仅有利于传承、弘扬南京历史文化，提升南京品味，扩大南京知名度，也有利于当前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建设。

长期以来，南京地方文献还没有系统地整理出版过，大量的南京珍贵文献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和民间。许多珍贵的南京文献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有的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湮没无闻。广大读者想要查找阅读这些散见的地方文献，费时费力，十分不便。为开发和利用好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瑰宝，充分发挥其资治、存史、教化、育人功能，南京出版社与南京市旅游园林局、玄武湖公园管理处联合组成丛书编委会，组织了一批专家和相关人员，致力于搜集整理出

版南京历史上稀有的、珍贵的经典文献，并把《南京稀见文献丛刊》精心打造成古都南京的文化品牌和特色名片。为此，我们在内容定位上是全方位、多视角地展示南京文化的深层内涵和丰富魅力；在读者定位上是广大知识分子、各级党政干部以及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在价值定位上，丛书兼顾学术研究、知识普及这两者的价值。这套丛书的版本力求是国内最早最好的版本，点校者力求是南京地方文化方面的专家学者，在装帧设计和印刷上也力求高质量。

总之，我们力图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扩大稀见文献的流传范围，让更多的读者能够阅读到这些文献；增加稀见文献的存世数量，保存稀见文献；提升稀见文献的地位，突显稀见文献所具有的正史史料所没有的价值。

《南京稀见文献丛刊》编委会

导 读

《后湖志》是明代管理南京后湖黄册诸官吏共同努力编纂而成的一部志书。最早由明赵官等编纂。赵官，字惟贤，合州人，正德六年（1511年）进士。不久，任南京户科给事中，管理后湖黄册。此间，他发现后湖所藏黄册的重要性及珍贵性。“黄册，所载人丁、事产二者，其经也；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四者，其纬也。”（杨廉《〈后湖志〉序》）黄册，记载天下户籍和田赋，切实关乎民生。而且，至正德时，洪武以来册籍，全国各地多散逸废缺，惟后湖独全。加之，多年来积累了许多黄册管理制度和经验，赵官简直赞叹为“尽善”矣。于是，“给事赵君惟贤……谓湖中诸例甚多，不有以集之，将至于散乱而不可收，磨灭而不可考矣”（同上）。正德八年春，赵官乃偕主事张君济宽极力搜罗，参互考订，着手此志。历时两年，于正德九年秋，经过八易其稿，乃成。全志共八卷，诗文附录二卷，为版总七十有奇。

至嘉靖年间，近40年下来，“旧板脱落者半，不堪展阅。凡其所当续与其所未备者，亦复阙如”（万文彩语）。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南京户科给事中万文彩又偕同给事中李

万实等,在赵志的基础上,重加编辑。“事迹仍为三卷;事例五卷,今增其二,为七;古今文艺别为一卷,以附其后。”(《万文彩语》)万文彩,生平不详,进士出身,嘉靖二十五年为成安知县,后任给事中。从现存志书来看,续志增补了后来的大量内容,成十一卷,凡30余万言。

据志书所列名单以及现存志书,《后湖志》还有第三次重修。重修者为陆凤仪,南京户科给事中。这次重修,只略作增加,分量不大。陆凤仪,生平不详,只知其为南京户科给事中,嘉靖四十一年在任。

古代修志,多为政府官员主持,邀约名家高手担纲,而这部《后湖志》却宛如当今修志格局,由政府主持,政府各部门抽人编写。这大概是由此志的内容,多为官方文件,外界很难涉足,而决定的。

这些官员虽然责任不小,事务繁忙,却职位不高。正由于此,《后湖志》的一些主要编纂人员,如赵官、万文彩、陆凤仪等,知名度不高,存史资料亦少。其中惟赞成此举、参与校勘、并为之作序的罗钦顺,乃为“江右”大儒,明代重要思想家。罗钦顺(1465~1547年),《明史》有传。其略云:泰和人,字允升,自号整庵,学者称“整庵先生”。弘治六年(1493年)进士,授编修,迁南京国子监司业。以犯宦官刘瑾怒,被夺职为民。瑾诛,复官,历任南京太常少卿、南京吏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南京吏部尚书。父死还乡,不再仕。里居20余年,足不入城市,潜心格物致知之学。钦顺为学,专力

于穷理、存心、知性。治理学，主理得天而具于心，理气本是一物，气为宇宙万物之根本。其时王守仁“良知”说盛行，钦顺以为“见闻之知不可废”，与书守仁往复辩论。著有《困知记》。

赵官为修志与之谋划、得到鼓励、参与校正、并为之作序的杨廉，亦为知名学者。杨廉（1452～1525年），《明史》亦有传。其略云：丰城人，字方震。父崇，受业于吴与弼门人胡九韶。廉承家学，早以文行称。成化末年进士，弘治三年授南京户科给事中，迁南京光禄少卿。正德初，就改太仆，历顺天府尹。明年，擢南京礼部右侍郎。嘉靖初，就迁尚书。廉与罗钦顺善，为居敬穷理之学，文必根《六经》，自礼乐、钱谷至星历、算数，具识其本末。学者称“月湖先生”。

罗钦顺、杨廉皆为学执着，为官正直，为人刚烈。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以此，当窥赵官、王文彩、陆凤仪等一斑也。杨廉在序中，就给赵官为政有八个字评价：“在言路直，谅持大体”。

二

《后湖志》，实为我国千古志坛一朵奇葩。

以内容视之，此志虽以“南京后湖”为名，却绝非一般而言山川类之湖志。民国《首都志》将其归入地理类山川属，显然欠妥。全志虽有记载“后湖沿革”、“后湖形胜”者，仅寥寥数千言而已，而绝大部分内容“专以国家版籍为主，朝廷制度禁例为重”，收录一些诗文，着眼点也在于“湖中故实”，还附

于卷末。编纂者说得极为明白：“今以此书为本朝册府而作，非其他志书可比。”（以上引文皆见《凡例》）故而南京户科给事中乐護在跋中说：“《后湖志》，志一湖之事耳，而凡为天下国家之志者，莫大于此志。……此书之志，实天下之版籍，而生民之息耗见焉。天之立君，君之设官，凡以为民[生]民之息耗，则气运之盛衰，政治之得失，从可推矣。一展卷间，而天运、人事了然在目，可警可鉴。天下国家之为志，孰有大于此哉！”此后，虽有多部名为“后湖”、“玄武湖”的志书，如清王作棫等纂《后湖志》、民国夏仁虎纂《玄武湖志》，都是名符其实的山川类小志。而明《后湖志》貌似小志，实为大志，以湖为名，实记湖中全国黄册收藏，此种情况，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历代方志中确为罕见。此其一奇。

《后湖志》的准确志名，其实应如《千顷堂书目》所载，为《后湖黄册志》。户籍的黄册制度，始创于明朝。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诏天下府、州、县编赋役黄册，册凡四：一上户部，其三则分别存于布政司、府、县。上户部的清册，册面黄纸，故称黄册。黄册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比较高级、系统的户籍赋役制度。南京礼科给事中在跋中说：“自有山川即有此湖，而版藏则自我朝姑[始]。自置版藏即有此文实，而志则自此编始。”这句话用今语诠释，后湖作为国家专业档案馆始于明朝，而《后湖志》则为我国目前现存最早的一部国家级专门档案馆馆志，对研究明代黄册、人口、土地、赋役，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此二奇也。

后湖黄册库,至明末,已有库房 900 余间,黄册 170 万余册。其规模,不但在我国古代首屈一指,即使在世界古代档案馆历史上也堪称最。后湖所存黄册,后湖公署所存旧时案卷,极为宝贵,即使当时也非一般人可见。可惜的是,明朝末年,随着明朝衰亡,清军逼近南京,南明弘光小朝廷竟然以黄册作为抵御工具。在战火中,南京后湖黄册毁于一旦。《后湖志》重点记载了南京后湖黄册数目、户口、事产、库架和进册衙门,黄册职官和巡湖职役,后湖界址和公署,以及历年有关黄册管理和库房修建等的职臣题奏、皇帝敕谕,除了本身原有的珍贵性,更成为逾加珍贵的活化石。要了解明代黄册制度,唯读此志,别无他途。此三奇也。

三

赵官原编志书,今已不见。今日所见,乃为经过万文彩等续编、陆凤仪略有增补的《后湖志》。具体说,有三个版本:

明刊本,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影印明刊本,南京图书馆藏,未见刊本年月;

手抄本,即明刊本的手抄本,南京图书馆藏,未见手抄年月;

影印手抄本,即影印上述手抄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87 年 11 月出版。

三个版本,实出于一。明刊本(包括影印明刊本),为母本;手抄本,抄者尊重原本,基本上字按原字,行按原行,页按原页,照本实录,除缺漏依旧外,原本中 17 幅图皆作缺页处

理，而错字、怪字等等皆照样依葫芦画瓢；影印手抄本，所选原本较差，常有页面漫漶，亦有影印不全页面，如下侧、右侧漏印半字等等。这次点校，本应以明刊本为依据。但是，影印明刊本，年代久远，字迹往往不十分清晰，看起来比较吃力，加之纸质已经发脆，已不忍、不能多所翻阅。至图书馆阅读，还有诸多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只得求其次而选择以手抄本为主要点校依据。手抄本，虽总体完好，字迹清晰，但是，手抄 30 余万字，亦很累人，难免错漏，遇有疑难，再以影印明刊本查对。点校应该绝对尊重原著，要让读者看到原貌。为此，凡是手抄本的错处，在依据影印明刊本改正的同时，皆加注说明。个别错页，如志中卷十有两个三十三页，手抄本置于前后连接，显然不对。现按影印明刊本，将其中一个三十三页“年方行解齐……所费不多，有”移后至卷十的一百卅二页之后，便通畅了，文中不再加注说明。

手抄本，保留了明刊本的重复、缺漏和增补痕迹。如卷十有缺页（如 123 页、124 页、128 页、130 页等），有重页（如 129 页、131 页等），有乱页（如 132 页后接 33 页、34 页；又，万历二十三年、二十八年、三十七年、四十年、天启元年题奏，俱各篇独标立页码，一页、四页、七页、二页、五页等等），乃至独立一页不标页码者（如南京户部尚书郑□题本）。卷十一收录诗中，在“皇明”朝下，归有古风、五言律诗、七言绝句、七言律诗数类。七言律诗后居然又出现古风、五律、七律，且有混杂。如此种种，是否为陆凤仪“重修”烙痕？再者，目录中卷

十仅列到嘉靖四十一年，而正文中尚有隆庆、万历、天启年间多年题奏。以上种种，看来都可能是陆凤仪的“重修”之处。

所谓点校，一是标点，仅是还原古人句读是不行的，力求在彰显原意的基础上，同时兼顾当今标点习惯和读者的接受能力，尽量面向大众。一些题奏，长达数千言，尝试作分段处理。一是校勘，本应寻求不同版本，对照比较。点校者在这方面也作了一些努力，发现不少异处错处，详见志中注释。但是，志中大量题奏，就无力查对了；还有众多明代管湖官吏的诗作，因作者文名不显，或无留存，无法查对。

最难的是字。字本无难，依法可处，但错字较多，便生疑问：是用字习惯差异，还是真错？如为真错，虽然改对了，但志书已失原貌，令读者不识原本优劣；如若未错，反而改错，那真过莫大矣。因而，保持原貌，不厌其烦，加注说明。古人用字，喜用通假（如“搬”写作“般”），喜用俗字（如“职”写作“職”），喜用古文本字（如“字”写作“寓”），还有用字过僻之处（如“留”，《说文》作“畱”，俗字作“畱”，或“畱”，却偏写为古钱币上的变体“畱”），这些皆无可厚非。但用字随意而为，就极不规范了。如“栋”写作“棟”，而“谏”又写作“谫”，“阑”又写作“閑”，随手改正，并不费事，却失原貌。一般皆已改正，却保留了几个互用字，以见其随意性。如“班”和“斑”、“答”和“荅”、“奈”和“柰”、“俸”和“奉”等。还有不少生造字，有把握者径改，如“佞”写作“倭”，“寢（今作“浸”）”写作“寢”；没有把握者保留原字，如“𣎵”、“𣎵”等。还有的字，一字多解，如

“謹”，是“欢”的异体字，又通“喧”。“兀坐公除午梦残，龙舟深锁寂无謹。”（艾希淳《宿湖直重五》）从诗韵着眼，似是“欢”字，从文意来看，又当是“喧”字。只好保留原字，让读者定夺。

点校《客座赘语》时，还年近七旬，如今却已真正“老”矣。这个年龄的人已无意钱财，只想踏踏实实地做些什么。只要有益于世，便于愿足矣。这个年龄的人做事都是认真的，做什么事都想尽量做得好些。在濮小南先生悉心审校和对冷僻古字及稀见典故的注释，南京出版社卢海鸣先生的鼓励下，终于完成了此项工作。

在此，还需要感谢的是大力协助点校的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黄静女士和南京图书馆张琪敏女士。她们不计名计，仅仅出于友情，出于对地方文献的热爱，对点校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吴福林

2010年10月6日于蜗云阁

《后湖志》序

太祖高皇帝建都金陵，藏天下黄册于后湖。至太宗文皇帝定都北平，诸司庶务类多随驾以北，独后湖之藏不动如故。祖宗深谋远虑灼见于此，故都可迁而藏册之所不可改。不然，辇毂之下，知顺天畿辅之近如真保定之类，何为而不之京师而必之南京乎？盖后湖之周遭四十里，中突数洲，断□□尺，由是而库于其上，由是而□于其间，诚天造而地设者也。其为图籍万年之计，殆无逾于此矣！给事赵君惟贤来莅后湖，谓湖中诸例甚多，不有以集之，将至于散乱而不可收，磨灭而不可考矣。乃偕主事张君济宽极力搜罗，加詮次焉。既成，以《后湖志》名其编，复征廉序之。夫今制，黄册所载人丁、事产二者，其经也；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四者，其纬也。事产，著田赋轻重之数，□流于《禹贡》，九州厥田九等、厥赋亦九等之法也。人丁，著户口登耗之数，权輿于《周礼》，三岁大比，献万民之数于王之意也。然黄册之田赋，乡有所分，邑有所别，殆不止于举九州，而概言之，则密而详矣。黄册必十年一造，而民数无□岁之献，则简而要矣。岂□□□□□□□□。廉弘治中至癸丑日月□□□□□□□□之余，惟时于波光万顷之间，仰本朝版籍既极其善，而藏之又极其善，以为即此一事，亦